



列傳卷第三十八

宋史二百七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少監前書右丞相孫國史領選事都總裁院等奉

勅修

王繼忠 傅潛張昭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王繼忠開封人父琬為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

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

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內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

三百五十字
侯領雲州觀察使出爲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
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
俄徙定州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
與大將王超及桑贊等領兵接之繼忠至康村與契
丹戰自日昃至乙夜敵勢小却澤明復戰繼忠陣東
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
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
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
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初謂已死優詔贈大同
軍節度賜賻加等官其四子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

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
有力焉歲遣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
之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
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
甚厚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後
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敏懷德懷政真宗宮邸攀附
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
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程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
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
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

易至禮賓使吳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
昭州團練使彭膚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
節度新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
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
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謙至御前忠佐
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傳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太宗在藩邸召
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三遷班指揮使征太
原一日每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至涿州與契丹戰
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械

嘉歎之師旋擢為內殿直都虞候對樞密言潛從
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
右廂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天武左右廂
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雍熙二年命大將曹彬北
征以潛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師敗
於拒馬河責授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為
右僕射仍削功臣爵邑明年起為內外馬步都軍頭
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
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為高陽
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

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爲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真
宗即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爲
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緣邊城堡
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槌鐵
椎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畧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
則醜言罵之無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銳攻威虜畧寧
邊軍及初趙游騎出邢洛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
屢問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
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惟怯
乃不如一姬爾潛不能答都督轄張昭允又屢勸潛

潛咲曰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銳氣耳然不得
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
許出兵爲援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
裔遂戰死及車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
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潛卒逗遛不發致敵騎犯
德棣渡河湊淄齊劫人民焚虜畧上注大名而邊捷
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
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
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具
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群臣多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

下詔削奪潛在身官爵并其家屬長流彛州潛子內
 殿崇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沒其貨產五年
 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為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
 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
 因命從駕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
 金吾衛伏天禧元年卒張昭允字仲孚衛州人以
 父秉蔭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換右班殿直以
 久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入寇命為雄州監軍
 敵騎乘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王仁淵選銳卒襲其
 帳敗走之進西上閣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

昭允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其付工官備他
 用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
 昭允坐免官俄起為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閣門使河
 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岀夏綏州
 路領後陣超深入數百里踰白池道阻糧絕昭允以
 所部移之戎人大敗真宗即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
 婿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
 都鈐轄時傳潛為都部署畏慎城守昭允屢勸其出
 兵潛按兵不動潛既得罪昭允亦削奪官爵長流道
 州景德二年起為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將軍大

中祥符元年卒昭允善筆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居

戴興開封雍丘人年一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長
七尺餘美髭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興詣府求見
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尋遷御龍直
副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中流天補御龍弓箭直指
揮使遷都虞候一日帝問興曰汝頗有尊尊屬否對曰
臣父延正兄進皆力曰即召延正為諸衛將軍進為
天武軍使俄以興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廂都指揮
使領勝州團練使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諸將

多坐黜免以興為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
契丹撓邊命興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
天雄軍副都部署端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
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
改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群起會
五巡檢兵討之踰月不能克興陰勒所部潛出擊之
擒戮殆盡未幾從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
軍節度賜白金萬兩歲加給錢七百萬淳化五年出
為定武軍節度歲加給錢十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
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與所部深入

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
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
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
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錄其子永和永豐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
岸善騎射節帥高繼冲欲召至懷下漢忠不往因毆
殺里中少年遂亡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
漢忠不肯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
置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從征
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

使劉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改殿前左班指
揮使三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
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
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
察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
之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虞候真
宗即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
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爲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
兼安撫使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鎮定高陽關都
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

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
改領保靜軍節度五年罷西面經略使命漢忠為邠
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為鈐轄領戍兵二
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
責為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
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
從吉為閤門祇候次子從政從益為左右侍禁漢忠
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
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
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官位有禮

名稱其茂以是自矜尚群帥不悅漢忠沒後其子從
吉詣闕上書訟父寃因歷詆群臣有行賂樹黨及蒙
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英等問狀
從吉止誦狀口語他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伏
乃進士楊逢為之辭從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
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事州將袁孝太宗在晉邸召置
左右即位補內殿直六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
員都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
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廂都

指揮使出為濟州團練使知靜戎軍建議決鮑河斷
長城口北注椎州塘水為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
下又開方田盡靜戎順安之境北邊來寇能擊走之
初真宗詢軍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
能魏能頗宣力公家陳興張禹班亦有聲于時才固
難全拔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
魏能張凝並命出為邢洛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
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護城祁州躬率丁夫
旦暮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
必褒飭連徙天椎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

署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為一命能領
之明年召入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
使祀汾陰留為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
領振武軍節度復為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
表求入覲許之先是節帥陛見必飲於長春殿掌兵
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則
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是掌
兵者率以為例俄還屯所改領靜江軍節度天禧元
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靜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
疾免舞蹈賜宴累表求解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彰

信軍節度罷軍職赴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而錄其子守信等官

張凝滄州無隸人少有武勇侗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歎服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祇候班都虞候淳化初以其有材幹與王斌王憲並授洛苑使凝領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賚必異等出為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

踐阼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畜徙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遷趙州刺史四年召還代潘璘為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堠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勅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

燒蕩三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
二萬降元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
因襲破之又熟戶與生羌錯居頗為誘脅凝引兵至
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峇散等百七十餘族合四
千戶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景德初遷本州防
禦使代揚嗣為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
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為總帥以大兵頓中山朝議
擇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分擇精騎俟契丹至則深
入以牽其勢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
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庶以責效乃令凝等

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逗撓退保城堡眾皆憤懣責讓
能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麤材險愎既不為諸君
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嘉
其有識車駕觀兵澶淵凝率眾抵易州既而契丹受
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凝為緣邊安撫使提
兵躡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
勞就加歿前都虞候卒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
訓士卒繕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資京
師無居第真宗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
還京官給塋事厚卹其家子昭遠

魏能鄆人也少應募隸雲騎軍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迥異出群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時戍外藩咸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真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鈴轄五年知鄆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色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給契丹統軍鐵林公來薄陣能發矢礮

之并其將十五人奪甲馬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逆戰南關門遣其子政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絕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即發兵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戍卒逸邊境者請沒其妻與子爲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遠以法坐會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扼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田敏持角爲備景德初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級獲兵器益衆詔賜錦袍金

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六月召拜防禦使復出為
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畧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
伺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為帥能與田敏
揚勲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
少血即卻陣入城張凝以兵擊卻之會詔能與凝領
偏師分道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懦不前且不
戢所部多俘奪人馬俄徙屯定州及遣凝躡迹北行
能麤險自度無功心愧多怨辭以訕聞朝議謂能剛
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綦政敏為鈐轄俾同職焉明
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璨各領兵歸闕即城下鈐轄

孫全照遣能璨之師由北門分道先入能師繼之能
怒全照之後已即疾驅競入全照射之能唯喑不堪
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詣判府王欽若誣全照射傷押
隊閤門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能推兵退縮師緩
失期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遛微怒會全照奏
乃質實于張凝白守素等即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為
鞏縣都監明年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衛大將軍魏州
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卒錄其
子正為閤門祗候靖為三班奉職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為卒得隸御龍右直

太宗征河東幸幽陵興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
揮使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為并
代部署奏興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
具隸麾下部清朔龍衛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
知夏州尋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
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
平初為馬軍都軍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真授憲州刺
史知霸州從滄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
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又徙涇原儀渭
鎮戎軍部嘗上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營七十餘里

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俄與曹瑋秦翰領兵
抵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擊蕃寇章埋族帳斬
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駝馬三萬計
詔書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部康奴族往歲
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復與秦翰等
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盡焚掘其
窖藏復詔褒之仍加賜賚其年六合大首領潘羅支
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師期
詔興候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
命會繼遷死事寢景德三年遷本州團練使知徐州

興起行伍有武畧所至頗著聲績真宗言軍校之材必以興為能大中祥符初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為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釋劫盜罷軍職陟叙州防禦使知懷州六年卒

許均開封人父邈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為龍捷卒征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副兵馬使從曹彬征金陵率衆陷水砦流矢貫手改本軍使從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創遷副指揮使前後屢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紹倫結

黨為亂均從巡檢使周瑩悉擒殺之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繼隆秦翰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衛守改龍衛第四指揮使俄屯夏州賊來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石普擊賊于原州牛捫砦深入獲牛羊漢生口甚衆普表上其功遷第三軍指揮使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之亂遣乘傳之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衆七千餘驛召授東西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召見訪以北面邊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

駐泊部署數月知鎮戎軍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
真宗以其無故離城慮有狂寇奔突詔書戒敕俄以
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為邠州駐泊部署改永
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
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
時有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 慮聚徒百餘
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補之 朝廷遣使益兵逐
之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 驚擾長壽結黨愈
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十餘人入縣
鈔掠均部下徒兵楊袒與閻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

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
賞均部下卒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叙前勞擢
為本州團練使尋以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銳
代還未至而均卒 子懷忠為奉禮郎懷信為侍
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張進兗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彊及石餘應募曹州
隸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
至御龍營直都虞候領恩州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
佐步軍都軍頭太宗嘗幸內廐進以親校執鉞前導
體質瑰岸迥出儕輩太宗熟視異之擢為天武右廂

都指揮使領賀州團練使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京城左右廂巡檢未幾遷捧
 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二年秋閱武近郊進與殿前
 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節其進退軍容甚肅從上
 北征又與超管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前都
 虞候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徙天雄軍部
 署會河決鄆州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董董其
 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李繼遷寇麟
 州州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
 未決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矣

月侵中山命進率廣銳二萬騎田土門會兵鎮定未
 至而敵退復歸晉陽景德元年平上遣中使護喪還
 京官給葬事子元晉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天禧末
 錄其次子元素為三班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
 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群盜以
 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柵課民習射盜
 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即位補
 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
 州刺史改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蠻州團練使至道

四年
二年出為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為麟州濁輪砦路都部署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鬪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大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既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為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曠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召自定州至

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陣為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也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明年春以勞進階之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既愈連為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召還為大內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呼延贊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部都指揮使贊少為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為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為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內員寮直都虞候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言砦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鞭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與必改必求必顯

以入迭舞劍盤梨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永帶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並加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為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為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為行宮內外都巡檢真宗嘗補軍校皆叙已功或至謹謹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眾嘉其知分三年不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贊有膽勇執事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編文其體為赤

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驢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異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贅刳股爲灸瘰之瘡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軍頭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驍衛大將軍致仕用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即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爲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

指揮使李順亂蜀爲西路行營鈐轄賊平遷祈州刺史至道初爲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五百疋改高陽關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知瀛州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火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即率驍銳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靜戎順安軍預備資糧六年命將三路出師扞敵詔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未幾換鎮州副部署景德初爲邢州部署車駕

北征用以城守之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顯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顯携謁陳搏搏謂有藩侯相顯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後游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薦材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隸帳下即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從征太原還遇契丹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隘遷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力棄馬兩中流矢

死凡三易乘戰不却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真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觀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衛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俄知安肅軍嘗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

濟全斌遣子從政焚橋砦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祇候大中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鈐轄其年還京師卒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謀者從漢超戰于西砦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祇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戍環州時牛耶泥

族累歲爲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獲牛羊三百餘發戎族困窘以餉師又與思恭討募窟泉爰拖族格鬪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昌牛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鎮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殺酒召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憎畏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清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

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歎其勇幹表上其功時運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接護悉抵環州又遇虜於橐駝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為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為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壯健者千人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俄遷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成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傳潛而

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後屯鎮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閭為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趣賊所得其要領即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起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庫錢付仁美為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為磁州團練使

知衛州俄改滄州部署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為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遷捧日天武四
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擁京新城內都巡檢
先是巡兵捕亡卒盜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
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
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
潛為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
保裔以無援戰沒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
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勳轅
門入則拱扈巖陞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列傳卷第三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九

宋史二百八十

闕儀回言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為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砦破之以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

退保澤州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令坤以其事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衆奪其鎧甲又從討李重進于揚州壁城南圍三日城潰斬首踰千級賜袍帶緡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數千時漢劔道梗因賴以寧太祖遣使孫晏齎詔賜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除遂改龍捷都虞候嘗盜官馬質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

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息貸臣死當

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會征江南擇

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為步鬪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

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東命紹

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還太

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山

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符漢

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

劔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

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曹彬之攻幽州也
 命為先鋒指揮數遇契丹兵鬪奪牛羊器甲師還召
 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
 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淳化中為河中同丹坊鄜延
 橫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砦為清
 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為知
 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
 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
 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
 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人龍言服不擾未幾皇甫繼

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
 賊踰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鬪至耀德足殺千人寇
 復尾後紹斌為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亦
 弩三百與敵兵確于浦洛河大敗之初守榮與紹斌
 為期既而繼明之後日遂為賊所圍守榮等欲
 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
 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
 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
 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
 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跡踐至死者眾紹斌

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
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
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時命李繼
隆范延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為本州都部署兼內外
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
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
此昔嘗背大原来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
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
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
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四匹調環

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為寇掠道路
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為其掠奪即馳告
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剗放還寇感而化
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使宋太初每
按部靈州清遠多貿易紹斌語發其私太初心銜之
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咸平二年北面
寇警復命為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傳潛潛遣與
石普並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
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為
賊所困度嚴涼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

四
百
令
八
十
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
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
與戰慎無窮追潛性異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
焚劫城砦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
械繫下御史臺鞫問免官黜為左衛率府副率送往
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景德初
起為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
衛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衛要乃徙考城
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後東封朝覲壇就班
軍士建克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

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
使鞏縣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紹斌長兵間習戰法
其後累以格鬪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為
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晉為本州十縣遊奕使榮少
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為廝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
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
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
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
為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親

三五九十八
史記卷之九十八
五
列傳
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雍熙
中召還為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
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
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
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為定州行營都
部署榮彞率所為不中理侵取官地時疏吝惜公錢
不以勞將士且毋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
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兇行
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即詔罷
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寄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

觀榮不法間嘗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已莊宅使王
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搆榮之罪因撫明以
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起
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已小心見於輩流夫刑罰之
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
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
榮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
所敢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
哉柰何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
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真宗即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

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
征召為貝蕘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
送靈武芻糧踈於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為蕃寇
所劫營部大亂衆亡殆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
六年起為左衛將軍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
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抵濮州境命為黃河
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
已詔滄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
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
改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衛大

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宮命為河南府駐
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強注
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為王硬弓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
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
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
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
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
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
千級詔書嘉瓊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至道初

召還共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
 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
 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
 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
 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為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
 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
 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為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
 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
 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
 岡白馬砦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

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為援鈐轄
 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
 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
 藩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
 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寇鼓兵攻南門其
 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
 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
 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懼不前順州
 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
 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

德若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為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孟外臣為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為盜咄澤中稱轉陂陂周顯德中應募為鐵騎守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

紫金山下壽春獲戰艦十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諫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足拔而復進格鬪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勅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演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汜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疋雍熙二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為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溥化三年出為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遷齊州時

河西蕃部為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守俊累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錄其子允慶為奉職弟守信官宗儀副使守榮內園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待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御龍真曹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部卒壅汾水詔准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趨圍柏谷奮與賊鬪

有果敢氣人莫能勝牛擒偽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興從戰屢中流矢以著蹟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為洛州部署初議建方田命興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脩鎮定城逾月訖工改莫州防禦使知靜戎軍歷祁博二州咸平中為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率掠於寇興以步兵畏惡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郢州會赦入為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為卒從世宗收三關隸

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
拔遷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
為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
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贖杲拒不納太宗知之
詔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契丹入寇謀大
將郭守文扞城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藁趣威虜軍
還抵徐河時尹繼倫與寇戰小衄杲適遇賊河上即
按兵拒之殺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
部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閱教定
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目引見司李順亂與尹元金

為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真拜唐州刺史
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姦杲與石
普等追捕於彭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
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
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
餉河西失期降石于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為亳
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
十四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樊州刺史父
彥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為其應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晉出鎮奏監州軍雍熙三年召還為武州刺史出為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砦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領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提賊使聽便宜從事至道初累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為虜騎掠於道營部大亂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為

內殿崇班廊延駐泊都監俄遷崇儀使景德中趙德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為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重誨純慤寡過真宗悼其沒於遠土命其子承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別次子禹謨錄為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使子禹偁閤門祇候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初為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

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咸平三年春契丹犯
 邊命與王能成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贊領先鋒禦
 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為鎮州
 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屋當格鬪俄改定州
 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指也宋師還度河敵入乘
 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多中敵不敢近遂去
 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室尤
 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為部署上曰能頗強
 復尤難共事聞守素父練邊計張銳性頗和善參知
 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銳為鈐轄成順安以貳之

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追北
 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
 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
 又提騎卒戍靜戎軍兼淮營田之役俄為鎮定鈐轄
 是冬契丹復內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
 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追
 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
 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伏之上慮其不
 欲行密遣內侍詢於守素守素頷首感咽即以崔可
 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

四萬一十千
常賻外別資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錄其一子官
張思均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均少善
擊劍挽強善博奕初應募為卒晉開運間遷廣銳軍
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
訓東征為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彥
卿與弁人鬪代州留為南北兩關巡檢宋初補龍衛
指揮使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
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
合戰三十餘乾德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
進田欽祚戍三交嘗反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

級閭門祇候齊廷琛苗永階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
奪還何繼筠入晉境思鈞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
之出必辟為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窑
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奪馬
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遂戰城下斬首萬餘級
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雍熙三年邊人寇河
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後時天大寒弓不
得發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
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
以武進素不知武身僅踰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

至道中改廊廡巡檢使會昌右堡此石擊寇走之未幾
 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追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
 乃遁去真宗即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
 使咸平中以王鈞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
 進攻克之斬偽刺史苗進之與寇皆敗賊彌牟若巴
 西尉傅翺有善馬思鈞求之翺不與思鈞平賊心恃
 功居多召翺至責以轉餉後翺所之上聞其事傳召
 付御史臺鞫治罪當斬特宥之流封州六年起
 為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中駕幸澶淵召詣行在
 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

為西京水北都巡檢使俄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
 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
 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為三
 班奉職思鈞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
 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
 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
 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効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
 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
 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琪性素鄙歷事三朝

三百九十六个
而行不加脩每遣士卒守護閔梁必覲其贈遺視
所厚薄為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
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
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為臺
諫所糾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
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
為荆南高氏行軍司馬無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
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為大理
寺丞知秦州累遷司門員外郎太平興國九年為廣

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杜
先生以左道惑眾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為
之助延範心喜敢為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昉
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
有徐肇為延範推山官算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
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我城主簿田辨
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頰伽眼仙人鼻
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
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吏後者皆恐慄
不敢進延範獨披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

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為火星也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欲發兵會坦代歸延範寓書二十拾遺章珍為隱語偵朝廷機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澤勇少將張霸給使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奏之太宗遣高品閻承翰洪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休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昂坦俱斬廣州市籍沒延

範家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鬻錢十萬論曰紹斌從征討凡踰百戰未嘗以為憚屢被廢斥未嘗以為憚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贖于夏思鈞技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以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畧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宋史二百八十

宋史列傳卷之六

十一

陳神刊

列傳卷第三十九

列傳卷第四十

宋史二百八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兼國事尚書左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是脫等奉

勅修

呂端

畢士安

子仲英仲游

寇準

呂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晉兵部侍郎端少敏
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
書郎直弘文館換著作佐郎直史館太祖即位遷太
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閣門使郝崇
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為副八年知洪州未上
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為政清簡遠人便

之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老功負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賤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戶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

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武元頴內侍王繼恩就鞠于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寘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飢寒爲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厚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

官為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蒙正為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口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鈞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應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

位時論必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

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
 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
 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
 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天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
 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
 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
 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
 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
 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
 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

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太宗不豫立其宗為皇
 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二繼恩忌
 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
 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
 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
 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
 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
 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
 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
 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貶昌齡

宋史二百一十一

張廣寫

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
流潯州籍其家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
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祀稍峻特
令梓人爲納陞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
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修
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
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
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
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
藩爲太子中舍爲大理評事蔚十牛備身鶻殿中省

進馬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詭意豁如
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怨復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
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白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
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
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
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端祖充嘗事滄州節度
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充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
同郡趙玉冒鋒刃給監者曰此予之弟非呂氏子也
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
如已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

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
 往者每問端為宰相否其名顯如此景德二年真宗
 聞端後嗣不振又錄蔚為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
 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
 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產潘兄弟貧匱又迫
 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
 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
 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
 州別駕父又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

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
 宋又如鄭得揚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
 舉進士邠帥楊延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
 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
 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
 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佞賦數今湖海新民
 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
 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復出
 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
 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

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
 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
 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
 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
 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上安本名士元以元
 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
 各獻所著文太宗閱之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
 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
 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
 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

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
 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
 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
 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
 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樞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
 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
 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為廷職者每授
 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
 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
 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

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
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
特加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祕書
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
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
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一安頓首真宗曰朕
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一多事求與卿同進者
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
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我善斷大事此宰相才
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

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
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
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
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
平章事士安兼監脩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
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
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
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
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
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具冀

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土安與寇
 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
 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
 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
 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為可信力
 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
 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
 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
 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
 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開闕

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
 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
 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
 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
 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
 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
 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為伏
 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
 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
 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

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
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
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
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
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
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
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
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
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

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堊有司給鹵
簿錄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
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
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
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
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
交游無黨援唯正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
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
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譽業
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

命乃禹備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為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

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

仲衍仲游仲愈

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

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

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

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

將不堪誠捐百金子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

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

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

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

遠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晁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脩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吳充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田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

區別分類損益剛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七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文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二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邊陲西八十縣餽餽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

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
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
帛緡錢之最戒勿啓高鑄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
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牆壁使羸糧者至其所人自
輒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
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
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
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
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
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

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以衣服甚薄而敢掠之於帥
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
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七而去縝
曰如公叔可謂貞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
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喻
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
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
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
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
於朝冠冕居下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

宋史三百八十一 張廣馬

稱詔皆追依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
 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人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
 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
 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下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
 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
 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
 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
 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相繫身者未嘗言顧直
 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
 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一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

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
 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
 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
 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
 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
 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司馬光為政
 及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
 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
 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場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
 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

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後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後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歛夫豈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西米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

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

三百九十八
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
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祕書
少監卒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為
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
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
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
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
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
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為

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
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
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
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
問時政得失眾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
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
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
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
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

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
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為可用矣即拜準左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
事上前他日與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
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
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謂遜
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
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
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
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

召拜參知政事自唐末蕃戶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
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
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
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環不賞邊功卒致開元
太平疆場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
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至道元年加給事中
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
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
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
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官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世室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

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帝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悞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曾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

宋史二百一十一

卷之七

十一

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二年朝京師行次閩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為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初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三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

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三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

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拒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拒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

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

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帳語曰
 雖有救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
 用至軍果以二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準在相位用久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
 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
 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
 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
 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
 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後
 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

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
 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
 然為之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
 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
 矣由是帝顧準寢寐明年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遂
 用王旦為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已恩俟
 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
 陰命提舉貝德博治濱棣巡以檢提賊公事遷兵部尚
 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為樞密院使同平
 章事林特為三司使以河北出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

準素惡特煩助轉運使李士倫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使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已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上南府徙永興軍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拔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為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宮

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內準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洩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賤道州司馬

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其見重如此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羨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

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為

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為嗣準歿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為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人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

却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又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鑑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一百七十七个
史身列傳卷第四
三十四
十
秀

列傳卷第四十



